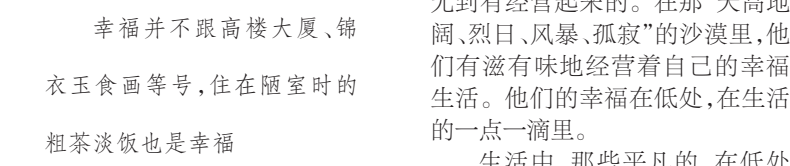




## 低处的幸福

□ 梁惠婷



一位朋友跟我描述他眼中的幸福生活,他说要在五年内在市区中心买一套复式大房子,享受最繁华便捷的生活。今年要实现买车的计划,然后带着老婆孩子到处旅游。

我问他:“那你现在幸福吗?”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会儿,说:“现在也是幸福的,上有老下有小,家人都健康,有称心的工作,平静快乐地生活。”

我想,把幸福寄托在太高的目标上,幸福就变得遥不可及。正如屠格涅夫说的,“幸福没有明天,也没有昨天,它不怀念过去,也不向往未来;它只有现在”。

其实幸福就在眼前,在生活的低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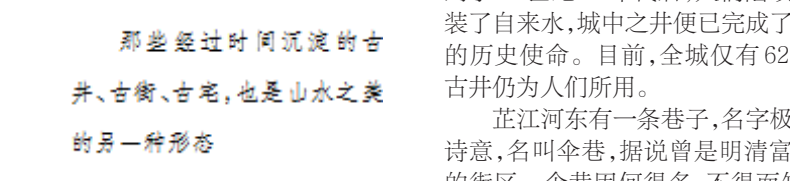
看作家三毛的文集《撒哈拉沙漠》,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她满满的幸福。因为爱情,她与荷西一起到了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撒哈拉沙漠里生活。在那里,她不是万人追捧、高高在上的知名作家,而是低下来,低到生活的滚滚尘烟里的平凡女子。她与荷西在满目荒凉的撒哈拉沙漠里结婚,结婚礼物不是红玫瑰与钻戒,而是一个骆驼头骨。即便如此,也让她激动不已、满心欢喜。她在沙漠里的小家,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一碗



朋友 薛玉斌摄

## 山行看水 水行看山

□ 田 鸿



《水经注》载:“楚有五溪舞满雄酉辰也……惟舞溪最之源出镇远府由玉屏县东入楚界经沅州城西下盈口竹寨是为舞水唐曰沅溪……”芷江便处在这条舞溪(后称舞水河)的中下游,是一座著名的湘西山水边城。

“潇湘行尽千山水,犹道芷江更清美”。芷江之美,美在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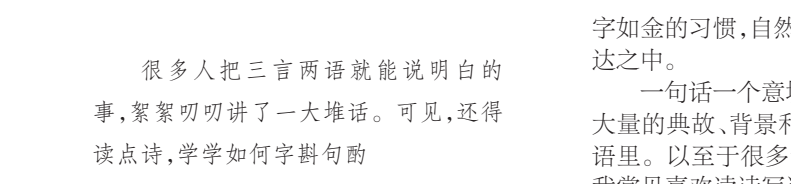
芷江,有297条大小河溪,数百座大小山峰。山,以芷江城北10公里外的明山为翘首。明山是楚地收录进《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数不多的几座名山之一,清人李春登曾作《明山叠翠》一诗赞美她:“笙箫高楼翠黛横,望中仙掌对峥嵘。展之黛色疑飞动,隐隐藏勿属画成。”水,以“形如神衣架、景似九寨沟”的三道坑镇的水最为著名。三道坑镇有大小瀑布、溪流70余处,水质从未受任何污染,并具有丰富的矿物质,掬一口,人的五脏六腑都会清澈、纯净。

山行看水,水行看山。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古井、古街、古宅,也是山水之美的另一种形态。

芷江素有“南方古井之乡”之称。据1940年县府统计,芷江城内 有300多口吊井、露天四方井,可谓“星罗棋布”。历次战争,城中百姓遭围困,井都发挥了“救民之作用”。后来,这些井大部分因日军轰炸而被毁,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而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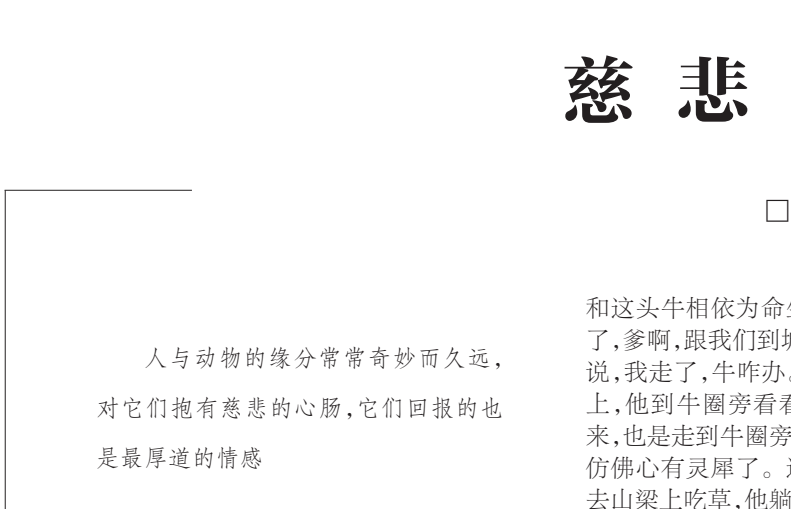
# 还是要读古诗

□ 半 岛



说来惭愧,我平日里舞文弄墨,却不会写诗。所以即便去参加一次诗会,也只能称之为凑热闹。可自古“诗文不分家”,虽不会写,倒也是爱读的。尝读诗坛前辈论诗歌文字,提到不管做哪一类的文学,旧诗“都有大量的高级营养供你吸用”,吸用这些养料之后,“就会感到你的小说你的文章得到了神助”。诚哉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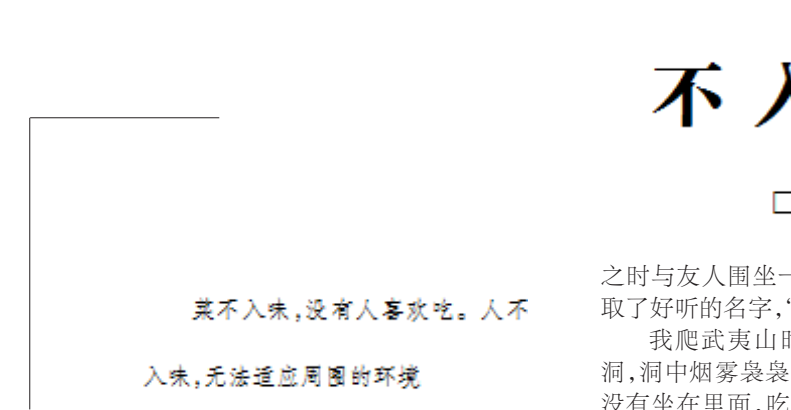
我以为我从旧诗中吸收的最大养分,即是简洁。当下许多人思维活跃,观点也有一些,却常失之于拙劣的表达。把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事,分成了洋洋洒洒好几页纸,或者是絮絮叨叨一大堆话。看似来势凶猛,可理屈一定词穷,辞多却未必达意。动辄长篇大论,易成断了线的风筝,让受众难觅焦点。如今生活节奏太快,时间金贵,更经不起这般折腾。其实好的观点,不是堆砌出来,而是总结出来的。凝练、含蓄,是表达的第一要义。旧诗本身,不论四言五言,还是七言律诗,都有严格的字数限制。这就逼着每个作者,用最简单的字句说最复杂的故事。而好的旧诗,一句话就是一个意境,用“字斟句酌”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平日多读多体会,长此以往,纵然不会作诗,至少也能吟几首。古人作诗时那惜



上个月,乡下老家的一条狗突然不见了,王铁匠满是伤感地找到我,请求我在本地报纸上帮忙刊登一个寻狗启事。王铁匠说,这条狗跟了他八年多,村庄里田园荒芜了,好多锄头镰刀都生了锈,乡场上铁匠铺子里的生意也冷清多了,只有这条忠实的狗,一直不离不弃跟随着他。报社的朋友表示爱莫能助,我打电话过去,王铁匠呜咽着哭了。

还有我老家一个远房亲戚秦老汉,他家一头老牛死了,秦老汉拒绝卖牛肉,把那头死牛埋在他生前选就的墓地旁。

秦老汉家这头牛,来到他家20多年了,风雨雷电,耕田犁地,拱起的脊背瘦了下去。后来,这头老牛就躺在牛圈里歇息了。秦老汉说,它苦了一辈子,该歇歇啦。有天秦老汉牵着老牛去田边散步,牛昂头“哞哞哞”叫了几声,秦老汉回过头去,看见老牛满眼泪花闪动。秦老汉耸动着袖管里枯瘦的肩膀,他突然想扑过去,像当年在病床前抱住气息奄奄的老伴儿,在老牛面前哭上一场。那年,老伴儿去世后,秦老汉就



做清蒸鲮鱼,将白肚翘嘴的鲮鱼码盐,洗过,入油、生抽、姜丝、料酒、糖、醋,搁锅中蒸,临了,还要淋上麻油、胡椒粉,生怕不入味。不入味,是清蒸之大忌。味未入,蒸出来的鱼,就未必好吃。味,如何入?当然是先腌,腌咸蛋、腌风鸡……味道慢慢渗透肌理,蒸出来,也就有了风味。

腌醉蟹,清人《调鼎集》中说:“三十团脐不用尖,好糟斤半半斤盐,好醋半斤斤半酒,听君留供到年边。”糟、盐、酒,按比例投放,如此,才能入味。

煮茶叶蛋亦如此,蛋煮好后,将壳敲碎,再煮,慢慢就入味了。

味是什么?麻、辣、酸、甜,或当下、时下,都喜爱并接受的东西。就像四川人喜辣,苏州人爱甜,北方的酸菜羊肉好酸,安徽的臭鳊鱼偏臭,如果反了,就是不入味。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中谈吃火锅之事,说他游武夷六曲时,访止止师,遇上大雪天,得一只兔,没有厨子做。师说:“山里只用薄批酒、酱、椒料腌一下,把风炉安到座上,用小半锅水,等水开了,每人拿一双筷子,自己夹肉放在开水里,摆熟了吃,就随各人的口味,蘸调味料。”林洪吃了之后感觉不爽,且能在大雪纷飞

# 还是要读古诗

字如金的习惯,自然也能不自觉地带入自己的表达之中。

一句话一个意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大量的典故、背景和深意,隐藏在表面的寥寥数语里。以至于很多诗作,常给人晦涩难懂之感。我常见喜欢读诗写诗的人,面相和蔼,谈吐风雅,不急不躁。纵然前一秒金刚怒目上眉梢,后一秒多半用菩萨低眉来化解。细细揣摩,可能还是源自于诗。自己的“字斟句酌”,已是慢工出细活,而研究别人的“字斟句酌”,也得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才好。天下文章一把抓,信息量只会空前,不会绝后。一目十行者有之,囫囵吞枣者大把,恨不能成闻大师或者二郎神,多长一只眼,能看得更快些。有的文章又臭又长,论据摆在前,论点在最后,倒适合这种读法。诗则大不同了,篇幅有限,字字句句都暗藏玄机,非静心不能读也。经常读诗,静心成了习惯,人也容易变平和。遇事不慌、办事不忙,相处起来舒服,自己乐得自在。所谓文雅和修养,不关风月不关情,跟学问和阅历也无涉,只看能否善待周遭的一花一草、一字一句。

自古文无定规。一边有人在立下作文的规矩法则,另一边总有人不断打破它。直到五四,给人一种错觉,但凡新的总是好、旧的一定坏。这就把旧诗连带文言文,一起逼到墙角。就新诗而言,很是出了一批好的作者,白话文兴起、发展、壮大,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也能凭借几篇文章出点风头。人心是爱自由的,为文也是如



和这头牛相依为命生活着,儿女们几乎是哀求了,爹啊,跟我们到城里去住吧。秦老汉噙着嘴说,我走了,牛咋办。秦老汉不去城里,每天晚上,他到牛圈旁看看老牛才进屋去睡,早上起来,也是走到牛圈旁望一眼老牛。牛和秦老汉,仿佛心有灵犀了。道遥时候,秦老汉牵着老牛去山梁上吃草,他躺在地上晒太阳,高兴时就哼哼几句山歌,老牛也甩着尾巴,似乎是在打着拍子。

我母亲从乡下进城那年春天,一辆小货车拉着母亲在乡下的家当,一条大黄狗在山梁上摇着尾巴追啊追。我母亲几次要求停车,她下了车,摸着大黄狗的头说,“阿贵啊,我去城里先看看,有合适的地块儿,我就来接你”。那条在我家十年被母亲喊作“阿贵”的大黄狗,也老了,它披着一个贫困人家破棉絮似的杂乱黄毛,露出乞求的目光,求我母亲,把它一同带到城里去。

母亲来城里后,心事重重,尤其是在狂风暴雨的天气,嘟囔着要去把大黄狗接来。她甚至把一个卫生间腾出来准备让大黄狗居住,被我脾气暴躁的父亲坚决制止,父亲还威胁道,你若把它带来,我们就离婚!这条大黄狗,成了横在我父亲母亲之间的一个“第三者”。在我调解下,把大黄狗送给了乡下三姑家,但大黄狗,在三姑家郁郁寡欢,不到一年,它就死去了,死因不详。母亲得知消息后,偷偷回去了一次,在埋着大黄狗的土堆前,伤心地哭了



之时与友人围坐一起,随意品尝,便为此吃法取了好听的名字,“拨霞供”。

我爬武夷山时,曾看到山中有个道人仙洞,洞中烟雾袅袅,有石桌、石凳,不知林洪有没有坐在里面,吃过兔肉?古人能有好心情,全在兔肉切薄,蘸着吃,入味。

菜不入味,没有人喜欢吃。人不入味,无法适应周围的环境。

不入味,就是与周围无法合拍。周围的人,在小酒馆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酒是烈性白酒,口中荤荤素素,骂骂咧咧,如果此时,你还手捧一本书,摇头晃脑地吟诗,别人粗鲁,你故作斯文,这就是不入味。

不入味,在官场,一个人不熟悉官场上的一套规则,他就无法走远。不入味,在文场上,早年文人写骈文和风雅颂,如果某一个人写散文,就是不入味。

众醉独醒,是不入味。别人都酩酊大醉,你没设醉,也算是不入味。那个味,是醉,是俗人的快乐。

特立独行,是不入味。风格与气质与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在俗世容易吃亏。就像一个卖樱桃的小贩,他要掌握同行竞争对手的价格,不能随意而沽,价格高了,就是不入味,没人会买他的樱桃。

不合时宜,也是不入味。这个年代许多人在玩微信,说话和书写的口味变了,如果你还在拿笔写信,甚至沉浸旧思维,也算是不入味了。

所以,人去哪儿都得扎堆。水汊里的一百零八将,都是气味相投的人。

此。但有些规矩,似不可轻易打破。新诗之于旧诗,白话文之于文言文,充其量是“另立山头”,绝非“取而代之”。毕竟总还有人在写、在读旧诗。它还是保留自己的行规,也正如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并未被时代给裹走了去。

五四中人,像鲁迅,会鼓励“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那是时代的呐喊,也是时代的局限。真想学鲁迅,得先学他读遍中国书,写出那样水准的文字,再来口出狂言。否则只记得他的结论,对中国文化不存一丝一毫的敬畏之情,直接高喊“不读中国书”。这反倒让人怀疑,他们原本就不读书,还沾沾自喜,以为鲁迅在给他们撑腰。

不读书,倒不是什么罪过。可是总得起草领导讲话、写请示汇报和年度总结,至少也该会写请假条。哪怕是啥都懒得弄,也还是要跟人聊天吧?退一万步说,将来学会洋文、走出国门,一去不复返了,这黄皮肤黑眼睛的来历出处,总归改变不了。出门在外,身为国人,话说不好、字写不溜,表达都成问题,更莫谈修养品位。到时就算一心只读西文书,却丢了自己的身份气度,别人也未必看得起。

好不容易出去了,偏偏又让人看不起,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可是现代社会忙忙碌碌,中国文字又浩如烟海,估计没多少时间去读。浓缩的都是精华,读短小精悍的旧诗,还是有空的。哪怕偶尔读上一首,再花两三天琢磨,几年下来,总能日见其成。所以,还得多读诗。



好久了。那年春天的下午,在四川汶川乡下,一条叫做花花的大黑狗,烦躁地叫了几声后,突然叼着农户主人的衣服拼命往外拉扯,主人出门不久,那场惊天大地震就爆发了,房屋倒塌灰飞烟灭。几天后,当惊慌失措的主人返回家园,看见花花满眼凄楚守候在房屋废墟前,摇晃着尾巴跌跌撞撞朝主人奔来。后来,震区要防疫,花花就这样被杀了,那户主人在为亡去亲人的名册上,添上了花花的名字。

我妻兄去甘肃会宁寻亲那年秋天,几乎寻遍了荒凉的山山岭岭,沟沟壑壑,疲惫之中,在一家普通的农家小院前,一头毛驴见了我哥,仰头叫:“吁!吁!!吁!!!”一声比一声急。我哥就这样进了那户人家讨水喝,在正屋墙上,一个老人的遗像让我哥顿时惊呆了。那个离世刚3个月的老人,就是我妻兄的亲爹,我岳母音讯隔绝了几十年的前夫。我哥说,要不是那头驴,也许,就会错过一生。那头驴,成了亲人之间传递天籁之音的神秘使者。

在这个苍茫的世间,对这些动物,有着慈悲的心肠,它们回报的,也是最厚道的情感。



深夜不回家,坐在一起打麻将,也是一群气味相投的人。

由此观之,不入味就是另外一种味。《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当时的一位考官评价他:“文章大好人太怪”。吴敬梓“怪”在哪里?“怪”在不入味。他出身仕宦之家,却绝意功名,乐做一个恣意放浪的自由文人。在吴敬梓看来,只有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叛逆者,才称得上人品高洁。杜少卿就是作者本人,吴敬梓写杜少卿,着意于编织他不合时宜、乖张怪僻的情节和细节。

不入味,有时也是怕辜负了别人的美意。一次,有个人请贾平凹吃饭,贾平凹对人家说,“今晚粤菜馆的饭局我就不去了。在座的有那么 多领导和大款,我虽也是局级,但文联主席是穷官、闲官,别人不装眼里,我也不把我瞧得上……若去了,他们西装革履我一身休闲,他们坐小车我骑自行车,他们提手机我背个挎包。于我显得寒酸,于人家又觉得我不合群。”——他怕自己“不入味”。

有个朋友,一次偶然,在酒桌上认识一帮人。这帮人对这个朋友非常尊重,并且热情有加。散席时,互相留下电话号码,表示要经常联系,常来常往。朋友其实心里清楚,双方离了酒席,也许从此就再难相见,因为他们彼此并“不入味”。

